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侯方域文

朱鳳起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文 域 方 侯

註選起鳳朱

書叢學國生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文域方侯

註選起鳳朱

路山寶海上
館書印務商

者刷印兼行發

埠各及海上
館書印務商

所行發

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

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HOU FANG-YUEH'S ESSAYS

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

CHU FENG CH'I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30

All Rights Reserved

序言

侯方域，字朝宗，河南商丘人，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——公元一六一八年，歿於清順治十一年——公元一六五四年——年纔三十七歲。

明代當神宗末了，朝政廢弛，廷臣紛立門戶。天啓中，太監魏忠賢執政，大興黨獄，朝宗的祖執蒲、父恂、叔父恪，都以東林黨關係，先後罷官。莊烈帝卽位，誅魏忠賢，復起用侯恂，那時朝宗纔十一歲，隨著父親至京師，所以他很知道中朝事，尤其熟悉君子小人門戶的緣故。

崇禎十二年——公元一六三九年——朝宗二十二歲，應試金陵，和復社名士陳定生、吳次尾等結交。那時候魏忠賢的義兒阮大鍼，屏居金陵，想法復用，陳吳等作留都防亂揭討其罪，大鍼想朝宗替他緩解，便教他的門客王某交權。

朝宗；後來被朝宗覺察了，立刻不和王某往來。又嘗和復社名士置酒高會，縱論天下事，談到阮大鍼，便戟指痛罵；大鍼知道了，恨朝宗刺骨。崇禎十六年，——公元一六四三年。——李自成破京師，南都擁立福王，阮大鍼用事，爲了舊怨，又大興黨獄，想盡殺朝宗等；朝宗乘夜出走，初依蘇松巡撫張鳳翔，大鍼檄捕甚急，更走依史可法，弘光二年，——清順治二年，公元一六四五年。——又走依高傑，被許定國殺害；朝宗便到宜興訪陳定生，就在定生家被捕。清兵南下，獄得解。他的父親在崇禎間起官後，曾兩次入獄，到了這年，父子二人纔回商邱故鄉。清順治八年，——公元一六五一年。——又受當道的逼迫，去應鄉試。他這樣的遭逢亂世，又感於前朝之滅亡，因此邑邑致疾，不久便病死了！

朝宗是富於天才的人，胡介祉說：『方域生有異質，侍父京師，多爲賢公卿所賞識，謂彊記可比漢張安世，幹局可比唐李文饒，足稱膏飫才子。』邵長蘅說：『末年游吳下，將刊集，集中文未脫藁者，一夕，補綴立就，人益奇之。』但他生長

宦族，所以行爲是很浪漫的，年輕時，他祖父教諸孫讀書，很嚴厲，他每領季弟逃出去選伎徵歌，江藩撰黃宗義傳，記朝宗狎伎的事，說：『在南都時，見歸德侯朝宗每晏以伎侑酒，宗義曰：「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，而放誕如此，吾輩不言，是損友也，或曰：『侯生性不耐寂寞。』夫人而不耐寂寞，則亦何所不至耶？」』關於他的性情，邵長蘅撰侯方域傳，有下列一段的描寫：『方域儻蕩任俠使氣，好大言，遇人不肯平面視，然一語合，輒吐出肝肺，譽之不容口。振友人之阨，不吝千金，然亦喜睚眦報復。』

朝宗一生的經歷行爲性情，大概如上所述。他因爲性情浪漫，少年時溺於聲伎，到了壯年，纔知懊悔，發憤爲古文詩歌，所以他題堂名作壯悔堂，稱他的文集爲壯悔堂集；他與任王谷論文書說：『僕少年溺於聲伎，未嘗刻意讀書，因此文章淺薄，不能發明古人之旨。……皆從嬉游之餘，縱筆出之，以博稱譽，間有合作，亦如春花爛漫，柔脆飄揚，轉目便蕭索可憐。』這雖然他自謙之辭，但對於

他的文章，表示不滿者，也未始沒有：黃宗羲著陳令升先生傳引陳令升的話，說『侯朝宗王于一，其文之佳者，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，豈足以言名世。』可是這話未免落了文以載道的偏見，不是平允之論；至於後來講究文章義法的桐城派，對朝宗自然也是表示不滿的了。

但也有竭力稱揚朝宗的，邵長蘅說：『明代文學，自嘉隆諸子，貌爲秦漢，稍不厭衆望，後乃爭矯之，而矯之者變愈下，明文極弊，以訖於亡，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，遂以古文雄視一世。』徐鳳輝說：『方域步驟史遷，而才足以運之，故行文矯變不測，如健鶻摩空，如鯨魚赴壑，讀之目眩魂驚，令人嘆絕。』無論攻擊他或稱揚他，都不免有偏頗籠統之處。我們要知道朝宗的文章的真價值，先須明白明代中葉以後文學變遷之迹。

明代文學，從宏治七子——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，亦稱前七子。——嘉靖七子——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謝榛吳

國倫，亦稱後七子。——提倡復古，以艱深鈎棘爲秦漢之法，流弊所及，摹擬剽竊，日就窳臼；其後公安三袁——袁宗道、宏道、中道。——力排詰詘聱牙的文體，矯以清新輕俊，稱爲公安體，但戲謔嘲笑，流於卑陋；竟陵鍾惺、譚元春復矯其弊，變而爲幽怪詭異，號爲竟陵體；文體愈變愈下，無怪邵長蘅要說：『明文極弊以訖於亡』了。

朝宗雖享年不永，成就未宏，但他的文章，才氣奔放，自然流瀉，比較公安、竟陵，固然有霄壤之隔，就是比較之前後七子，也有上下床之別。他曾攻擊那時所謂返乎秦漢的偽古文，說：『高者欲舍八家，跨史漢，而趨先秦，則是不筏而問津，無羽翼而思飛舉，豈不怪哉！』他又說：『六朝選體之文，最不可恃。』所以他的文章，雖從嬉游之餘，縱筆出之，但他的長處，正在於直據胸臆，信筆寫出。

總之，朝宗的文章，爲有明三百年文學之後勁，同時開清代文學的風氣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自有他相當的位置，我們是不能不讀的；而況他是明代遺民，那

些記事文，足裨史氏之缺文，更有一讀的必要。

目錄

送徐吳二子序·····	一
八陣圖序·····	五
樓山堂遺集序·····	一〇
陳其年詩序·····	一四
贈陳郎序·····	一八
答田中丞書·····	二三
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·····	二六
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·····	三一
與任王谷論文書·····	三七
與吳駿公書·····	四二

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奏·····	四六
太常公家傳·····	五二
司成公家傳·····	六〇
賈生傳·····	六八
吳伯裔伯胤傳·····	七二
徐作霖張渭傳·····	七五
湯御史傳·····	七九
寧南侯傳·····	八五
李姬傳·····	九四
馬伶傳·····	九七
陳將軍二鶴記·····	一〇〇
壯悔堂記·····	一〇三

管夫人畫竹記·····	一〇五
太子丹論·····	一〇七
書吳延仲集後·····	一一二
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·····	一一五
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·····	一一七
郭老僕墓誌銘·····	一二六
祭吳次尾文·····	一三〇
憫獐·····	一三二
盧告·····	一三五

送徐吳二子序

侯子既放，涉江返棹，棲乎高陽之舊廬。日召酒徒，飲醇酒，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。戒門者曰：『有冠儒冠，服儒服，而以儒術請問者，固拒之。』於是侯子之庭無儒者迹。

徐吳二子謂徐作霖吳伯奇也，後皆有傳。放，放黜也。高陽，地名，帝顓頊國於高陽，即今河南高陽城。猛虎行，樂府平調曲名。請問，謂請空際之時間以自事，不欲對衆言之也。

一日，遇豎儒於途。勞侯子曰：『子之術可以封，然且不免於泝澣統者，不善用其手也。』吾願授子。侯子叱曰：『是七聖焉羣迷，而黃帝之所聽焚者也，而豎儒又何知！而身且死，而猶傳蓬萊之藥，而又誰欺？』言未畢，豎儒返走。於是侯子出，皆避去，無所與語者。

豎儒，小儒之稱。泝澣統，音瓶詳曠（文一）（文二）（文三）（文四）謂漂絮於水上也。莊子

逍遙遊：『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汧辭統爲事，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爲汧辭統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以說吳王。越有難，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汧辭統，則所用之異也。』③七聖謂黃帝方明昌寓張若謫朋昆關滑稽也。莊子徐无鬼：『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爲御，昌寓騶乘，張若謫朋前馬，昆關滑稽後車，至於襄城之野，七聖皆迷，无所問塗，適遇牧馬童子，問塗焉，曰：『若知具茨之山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若知大隗之所存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黃帝曰：『異哉小童，非徒知具茨之山，又知大隗之所存，請問爲天下？』小童曰：『夫爲天下者，亦若此而已矣。』『聽焚疑惑不明之貌而爾也；下兩而皆同。此言爲天下之道，聖人尙迷惑不明，爾小儒又何知也。』④蓬萊之藥猶言不死之藥也。史記封禪書：『蓬萊，方丈，瀛洲，此三神山者，在渤海中，蓋嘗有至者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。』

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，徐作霖遊。一日二子過侯子，置酒，伺其飲酣而謁之曰：『我將走北闕，○以儒術售天子，賴子一言以壯我，且拒，奈何！』侯子曰：

『吾惡夫豎儒者，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。』其後者，嫉其文采之異已也。蜀之大望日而嗥者，③少所見多所怪也。蚋廉蟻信，而自以爲得繩墨也。④今二子皆落脫⑤好飲酒，醉後讀書不求章句，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。雅⑥善歌猛虎，二子願聞之乎？今夫虎，見人無不噬者，然遇嬰兒則舍之，神不動也；不敢觸醉夫，避其氣也。⑦故欲求可以制虎者，嬰兒之神，而加以醉夫之氣，庶乎近之矣。今天下之虎多矣，往見獵虎者禹步而入山，⑧以爲誦符而騎其項，既見虎，則又首鼠⑨亦焉往而不爲所噬哉？』

①古者建闕於宮殿之北，故曰北闕。

②焉猶於也。孟子：『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。』

③嗥音

豪（厂么）野獸聲也。韓愈文：『蜀山高霧重，見日時少，每至日出，則羣犬疑而吠之。』

④蚋廉王

安石詩：『藁壤太牢俱有味，可能蚯蚓獨清廉。』蟻信宋姚銘俞白蟻文：『有事則同心協力，不約而

競集號令，信也。』此以喻小廉小信。繩墨所以爲直之具，故以喻法度。

⑤落脫猶落托也。⑥雅極

也。⑦雜志：『虎不食小兒，兒疑，不知虎可懼。』又『虎不食醉人，必坐守以俟其醒，非俟其醒，俟其

懼也。』^⑧凡步履兩足不能相過者，謂之禹步[△]，見荀子；又今羽士作法步魁罡，卽所謂禹步也。山曲

曰隅。^⑨首鼠，猶首尾，畏首畏尾者，稱首鼠兩端。

二子徐起，謝侯子曰：『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，以爲夢而失。』醒乃求之，然則凡有所求者，寐且不可，而況於醉耶！子教我醉，是猶適越而北轅也。『不如輟駕。』

①列子：『鄭之人有薪於野者，遇駭鹿，御而擊之，斃之，恐人見之也，遽而藏諸隍中，覆之以蕉，不勝其喜，俄而遺其所藏之處，遂以爲夢焉。』

②越南越也，今廣東廣西地。轅，駕車之木，施於輿底軸上，左

右各一，外出向前者。

侯子曰：『二子行矣！二子所言者，逐鹿之幻者也，是猶畫虎也。』安知鹿之不且爲馬？安知馬之非卽吾尻臂，浸假而化焉？至於無窮。③子其能醒而憶之耶？今天子憫生民之被噬，方欲驅虎，然屬之人輒色變者，無他，醒故也。衆人皆醒，二子獨醉，吾且以二子爲嬰兒也。二子行矣！』

○畫虎言好高而無所成也。後漢書馬援傳：『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。』○尻音考（ㄎㄠ）脊骨盡處也。浸假漸也。莊子大宗師：『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，予因之以求時夜，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，予因之以求鵲炙，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，以神爲馬，豈更駕哉！』言無往不因，無因不可。於是二子大呼，盡一石而去。

八陣圖序○

余友賈生開宗，○年逾五十，老矣，負奇，好大言，嗜酒，不拘繩墨，○常自許得爲宰相，當一年平寇，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。里人大笑，以爲病狂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。余則獨有取焉，而爲之序曰：嗚乎！今天下隱憂，蓋在於文臣之望淺，而武臣之志驕，不知其所終矣。陸賈有云：『天下安，注意相，天下危，注意將。』○夫爲相不必讀書，身先險阻，策合羣力，能不忘害人之功者，名相也；爲將不必善騎射，粗知古今，遇大變而不挫者，名將也。今天下急急論將哉！漢祖之明，不難於拜